



丰乐桥头

◎陈健全

20世纪70年代的如城丰乐桥，与十字街、鱼市口、大治巷口等一样店铺林立，熙熙攘攘，是儿子最喜欢的去处之一。

横跨内城河的明代砖石桥——丰乐桥东堍，高台上第一家是合作商店——杂货店。它西邻沙家河塘的半墙墙皮脱落，裸露的青砖粉得掉面儿；朝南临街的一排闼子门，杉木的本色随流年的晕染变得黯黯的，残留其上的号排陈年墨迹已漫漶不清。然而，灰头土脸的门面，并不妨碍我对它的好感与向往。下午放了学，上街途经这里，余晖脉脉，暖意融融。木质柜台上的三排大玻璃罐子，在夕阳辉映下熠熠生辉。那罐中五颜六色的棒棒糖、薄荷糖、橘子糖、豌豆糖、冬瓜糖、山楂片……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阳光，格外诱人。我觉得最棒的糖果，要数浑身沾满糖霜的冬瓜糖，几分角子一小纸包，一根根的咀嚼之中，一缕缕甜蜜到心坎。

当然，这里的主顾是烟民、居民。靠东墙梯形货架的醒目处，摆放着香烟、水烟、火柴等。那时候喜欢玩烟标，留意过香烟中最贵的是“大前门”3角6分一包，其次是“飞马”2角9分一包，最便宜的是“勇士”8分钱一包。虽说便宜，但大家不怎么买整包的，多是两三支的零买。常见“老烟枪”一溜儿进店，拆零买两支，立马嘴上叼一支，火柴嗤地一擦，猛地吸两口，耳朵上再夹一支，烟圈袅袅，逶迤而去。在这里，高档的“中华”“牡丹”“凤凰”是没货的，那好像在百货大楼才有。其他货品也不多，倒是摆放得井井有条，如牙膏、牙刷、毛巾、香皂、肥皂、蜡烛、纸张之类。

东边紧挨着的钟表店，与百货大楼斜对过“恒大”南货店隔壁的钟表店当属一家，因为店员“小马”师傅在这两处轮流修表。店不大，仅狭长的一小间，但玻璃橱窗里的座钟、挂钟、落地钟、闹钟、手表等琳琅满目，让我不由自主地把脸贴在玻璃上，想看稀奇。其中，有个小闹钟特别可爱，一俟准点报时，一双耳朵般的两只闹

铃丁零零响个不停。同时，除了秒针滴答滴答响着，钟面一扇窗中还有个芦花鸡啄食不息，节奏与秒针同频。

那时，修表很吃香，不论是钟表跑得不准、不跑了、碰了磕了，还是更换、调整手表表带，都得送来处理。常见俊朗的“小马”师傅戴一只“独眼”（学名“对镜”），也就是专门的放大镜，就着一盏台灯，凝神地专注于钟表犬牙交错的内脏，心无旁骛。台面上的镊子、钳子、螺丝刀什么的抓了这件又换上那件，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修理工具。观察多了，知道这是精细活儿，一丝一缕都得小心翼翼，马虎不得。“小马”师傅不单技艺精湛，而且待客热情，回头客颇多。

记得家里条几上的一只“双龙戏珠”自鸣钟，年代久矣，时走时停，经“小马”师傅擦洗油泥、修配油丝后，上回发条，能连走一周，分秒不差。还有妈妈的一块上海牌17钻全钢手表，也购自这里，并配了不锈钢的弹簧表链，锃亮的。从小学到中学，每逢学期大考，我少不了借用妈妈这块表。临到高考，也是这块手表伴我走进了考场。真是光阴似箭、岁月如梭，曾经少年的我早已知命，想当年的“小马”如今该年逾八旬了。

路过东边专修医用空调的一家单位，不由自主地高看一眼。实在孤陋寡闻，听说“空调”能夏天制冷、冬天制热，如闻神话。

往东过丰乐酱酒店不几步，四梁八柱的三大开间，是茶食店。一个个大筐箩里，尽是乡土美味：油馓子、红糖果、洋糖果、豆角、脆饼、麻切、桃酥、开口笑、椒盐卷、金刚脐、鸡蛋糕、云片糕……醉人的油润香气滚滚冲冲，不由得深吸一口气。隔间，便是如城鼎鼎有名的冷饮店，食客如云，天天排队。除了夏天才有的冰冻汽水、酸梅汤、凉团、浆糟等，四季的每个早晨，都有热腾腾、香喷喷的潮糕、洋糖么儿、汤圆等，备受大众青睐。概不能外，这也是我的心头爱。潮糕，手筛

米面，拌和白糖、桂花蒸成，长长的一条，切开了一片一片是正方形，但切时断而不分，一片片吃起来甜而不腻，柔润爽口，欲罢不能。洋糖么儿，以糯米粉和面，油炸，样子像麻花儿，再裹厚厚的一层洋糖，很有嚼劲，又甜又香。还有那饱满圆润的汤圆，一口咬下去，浓稠、绵密的豆沙或芝麻馅便溢了出来，久久留香于唇齿之间。

自碗店巷口向东，还有理发店、服装店、锅席瓷茶商店、“二大楼”、银行、中药铺等，数不胜数。

而桥西头，首家是如城综合厂的门市部，高敞宽大的屋内，大伙儿做着各种箩筐。可能是“产业集聚”吧，从这儿直至迎驾巷口一带，几乎全是手工制作箩筐之类的店家。店内粉墙斑驳的西山墙脚处，有台高大的手摇织机，“唧唧复唧唧”的是端庄又慈祥的肖瑞云，她既是老邻居（住通城巷马家祠内），又是妈妈的忘年交。因她夫家姓凌，又与我外婆同庚，我叫她凌婆婆。那时，父亲从如师下放还没返城，妈妈没日没夜扑在服装厂里抓生产，她便带我吃住在她家。其时生活艰辛，她省吃俭用，却常在夏日午后上街买一牙西瓜，冬日傍晚到“麒麟阁”买一块鸡蛋糕给我吃；自己的蓝布褂子洗得褪了色都不舍得换，但每年冬至，她总要给我织一条全新的纱线裤子，说是仔儿的腿尤其冻不得。1985年9月，我赴沪上求学前，两鬓苍苍、手糙的凌婆婆送我一条亲手织的咖啡色全羊毛裤，这也是我平生穿的第一条毛线裤。难以忘怀的是，9月9日依依惜别前夜，她特地买了状元坊“麒麟阁”的蛋糕让我路上充饥；可是，她却没能尝到我捎回来的“老大房”点心，在那年冬因积劳成疾，溘然长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的音容宛在，每到清明祭她时更加怀念。

往西，还有五花八门的许多店铺、摊位，印象至深的是，迎驾巷口有个小人书摊，租一本2分钱，50开本的老版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让我读得如痴如醉。



游弋
◎孙镜福



米面，拌和白糖、桂花蒸成，长长的一条，切开了一片一片是正方形，但切时断而不分，一片片吃起来甜而不腻，柔润爽口，欲罢不能。洋糖么儿，以糯米粉和面，油炸，样子像麻花儿，再裹厚厚的一层洋糖，很有嚼劲，又甜又香。还有那饱满圆润的汤圆，一口咬下去，浓稠、绵密的豆沙或芝麻馅便溢了出来，久久留香于唇齿之间。

自碗店巷口向东，还有理发店、服装店、锅席瓷茶商店、“二大楼”、银行、中药铺等，数不胜数。

而桥西头，首家是如城综合厂的门市部，高敞宽大的屋内，大伙儿做着各种箩筐。可能是“产业集聚”吧，从这儿直至迎驾巷口一带，几乎全是手工制作箩筐之类的店家。店内粉墙斑驳的西山墙脚处，有台高大的手摇织机，“唧唧复唧唧”的是端庄又慈祥的肖瑞云，她既是老邻居（住通城巷马家祠内），又是妈妈的忘年交。因她夫家姓凌，又与我外婆同庚，我叫她凌婆婆。那时，父亲从如师下放还没返城，妈妈没日没夜扑在服装厂里抓生产，她便带我吃住在她家。其时生活艰辛，她省吃俭用，却常在夏日午后上街买一牙西瓜，冬日傍晚到“麒麟阁”买一块鸡蛋糕给我吃；自己的蓝布褂子洗得褪了色都不舍得换，但每年冬至，她总要给我织一条全新的纱线裤子，说是仔儿的腿尤其冻不得。1985年9月，我赴沪上求学前，两鬓苍苍、手糙的凌婆婆送我一条亲手织的咖啡色全羊毛裤，这也是我平生穿的第一条毛线裤。难以忘怀的是，9月9日依依惜别前夜，她特地买了状元坊“麒麟阁”的蛋糕让我路上充饥；可是，她却没能尝到我捎回来的“老大房”点心，在那年冬因积劳成疾，溘然长逝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的音容宛在，每到清明祭她时更加怀念。

往西，还有五花八门的许多店铺、摊位，印象至深的是，迎驾巷口有个小人书摊，租一本2分钱，50开本的老版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让我读得如痴如醉。

慧眼

◎施正辉



眼睛是人的五官之一，五官残缺或不端是人生一大憾事。作为一般人而言，拥有正常的双眼唤作凡眼，也就是普通的眼力、世俗的眼光。而不少人并不满足于此，谋求由凡入慧，非常想自有或借有一双慧眼，使得双眼充满慧颖，眼力超常、敏锐。有此追求，态度可嘉可敬。

自修自有一双慧眼着实不易，似乎学思悟践、成败荣辱缺一不可。当然，没有必要知识的积淀、缺少历事阅人的力行、缺乏走眼受挫的体验、丢失始发持有的初心，那就绝对不可能使得凡眼跃升为慧眼的。慧眼独具、慧眼识珠，都是峥嵘岁月磨炼淬火的精品杰作。有慧根、慧心，才可能有慧眼。

在中国神话中，有个神仙叫高明，能眼观千里，人称“千里眼”。千里眼仅仅是看得远，与慧眼是两码事，不可相提并论。慧眼远高于千里眼。中国民间传说中的“阴阳眼”，拥有一种通灵的特异功能，能看见鬼魂或常人看不见的超自然现象。但是，即便存在阴阳眼，也远逊于慧眼。

佛教所言的慧眼，又称灵眼，是包括“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”在内的“五眼”之一，指智慧之目，能洞察凡间一切，照见一切可见不可见、有形无形的事物，看到过去和未来。慧眼看人看物是立体的、追查过去的、预见未来的。从肉眼到佛眼需要勇猛精进逐步晋级，体现了不同等级层次。如愿拾级而上绝非易事，僧尼善信穷其一生修行，基本上依然是肉眼一双，达成慧眼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彼岸。

人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，何处有慧眼？假如有慧眼可借，借到的是不是慧眼？即使借来的是慧眼，是否善于使用且发挥其功效？由此可见，在何来慧眼这个问题上，任何打马虎眼，都会反噬自身。慧眼有或没有，无论自有还是借用，还只能牢牢地依靠自己。但愿世上有慧眼，更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拥有并善用慧眼。

龙爪岩灯塔

◎刘白



龙爪岩的尽头
矗立着航标和灯塔
塔身洁白而又坚定
白天陪伴往来的船只
夜晚静静地指引航向

江水那么长
那么多远洋轮船
携万里风浪而来
踏漫漫征程而去
行到此处
南通滨江带
遇到好风光：
面朝大江、鸟语花香
沧桑巨变、流连忘返

高举航标和灯塔
龙爪岩坚守在春夏秋冬
每一天满怀欢喜迎来朝霞
每一天心怀暖意送走夕阳

只有滔滔江水知道
龙爪岩塔顶的灯光
在夜航的人眼里
有多么温暖